

庚戌仲春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在嚴題帶



登出 定 經 印 出 編 督
 記刊 定 銷 製 版 著 印
 證期 價 處 者 者 者 者

中國民俗學會
 董事 長 教授
 中國民俗學會理事
 東方文化書局
 台北市士林福林路四二二號
 永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敦 煌 書 局
 日本：東 豐 書 局
 精裝一冊
 郵費：亞洲10% 美洲、歐洲20%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春季
 內政部臺業字第一七九六號

扉頁說明

扉頁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狀長插圖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晉爵；後者象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為真垂遠。

古越吳子匡謹識

一九九九年正月

目次

麝蘭之氣

1

死要錢

58

夢裡風雲

11

祇知一不知二

63

壺裡乾坤

16

盲目的——羣

96

酒淡、酒酸、酒薄

25

請客

71

懦夫怕妻

31

多少年紀

75

紅杏出牆

40

扯謊與圓謊

81

賄東道

44

怪畫

86

匾上花樣

49

家語

91

不識字、不通文

53

失言

96

十七字詩

23

嘲破相的人

128

揭穿騙局

107

越出了情理

132

姓氏相戲

114

不識事物

136

口吃

119

鄉下人進城去

140

近視眼

123

拜金主義者

148

「麝蘭之氣」

厥的笑話和舉承人的笑話，不少是聯在一起的，因為舉承人而說這個人底話，是香的。明、清兩代對這個笑話說的比較多，如明代禮部星的一笑贊就有：

「秀才數盡，去見閻王。閻王偶放一屁，秀才即獻一屁頌。一篇曰：『

萬鍊金聲，弘宣寶氣，依稀乎蕙竹之音；彷彿乎麝蘭之味；伊立下風，不勝馨香之至。』閻王大喜，增壽十年，即時放回陽間。十年限滿，再見閻王，這秀才志氣舒展，望蘇羅殿接過而上。閻王問是何人，小鬼說道：『是那做屁文章的秀才。』」

明代馮夢龍的「笑府」所載的，前半段與上述差不多，後半却加上牛顯卒的「吃酒」。原文如下：

「一士死見冥王，王怒撒一屁，士即拱揖跪辭曰：『伏維大王高懸尊體，洪宣寶庇，依稀蕙竹之音，彷彿麝蘭之氣。』王大喜

，命牛頭卒引去別殿，賜以御宴。至中途，士顯牛頭卒曰：「看汝兩角彎彎，好似天邊之月，雙眸炯炯，渾如海外之星。」卒亦驚甚，扯士衣曰：「大王御宴尚早，先在家下吃個酒罷了去。」

馮夢龍又在他別處寫白主人所集的「笑府」一書之中，又把這個同說的笑話，分爲「頑屁」和「屁文」二個笑話了，「頑

屁」說的是和「笑府」裏全文相同，「做屁文」是續「頑屁」說的：「一秀才死回冥王，自陳文才甚敏，王偶得一屁，士即進前詞云云。王甚命延壽一年。至期死，復詣王。適王退朝，中卒輒有秀才求見，王問何人，鬼卒曰：「就是那做屁文字的秀才。」」

到了清朝，那「高鑾金幣，洪宣寶屁，供出竹

之音，彷彿鸞之。」的頑屁文章，改成了確切的對象，看那石成金的「笑得好」談說：

「一秀才能言，慣會幫人談話，縣官憎嫌，誇之曰：『爲士者，只應閉戶讀書，因何出入衙門，如此舉動？想汝文章必然荒疏，本縣且出題考汝，好歹定奪。』因出題命其做文，半晌不成成句，高鑾聲曰：『六宗師所出題目

甚難，所以遲滯，求再出一題，若做不出，情願領罪。「官爲一笑，正在另想題目時，忽撒一屁，因以放屁爲題，令其磨筆。這秀才即拱揖進辭曰：「伏惟太宗師高懸金樽，洪宣寶鼎，依稀乎絲竹之音，彷彿乎麝蘭之氣，生員立於下風，不勝馨香之至。」

「縣官聽完大笑曰：「這秀才，正經的好文章不會做，放屁的撰文章偏做得好。本縣衙門東街，有個萬人糞坑，叫自豨即押他在糞坑邊立齋，每日領略些麝蘭香味，免得他鬧着生糞害人。」」

「清代陳泉讓的『笑倒』裏，也有「奉承大老放屁」的笑話說：「清客俱奉承大老。忽大老放一屁，客曰：「是放個屁。」客曰：「不叫得臭。」大老曰：「好人

的屁不臭，就不好了。」客以手且招且嗅曰：「才來！才來！」」

「石成金底『笑得好』裏，也有這一類的笑話，比較的說得更灑笑，原文是如比：「有錢富翁於客座中偶放一屁，適有二客在傍。一客曰：「屁雖響，不聞有一毫臭氣。」一客曰：「不獨不臭，還有一種異樣香味。」富翁愁眉曰：

「我聞得屁不臭，則五臟內損，死期將近，吾其死乎？」一客用手空招，屏鼻通嗅曰：「才臭將來了。」一客以鼻微動，湊近大吸，又以手掩鼻，攪曰：「我這裏真得更狠。」

近人陳筱梅編的一笑話大觀中，又把這個笑話變成罵人香齋了，內容是這樣的：

「有一人將臥房修理干

淨，裝璜精緻，爲了去請一位富翁來到，要求他放一個屁。富翁驚問其故，其人曰：「我久聞人說：『有錢的人，放個屁也是香的。』所以要請你駕臨敝舍，放一個，好讓我們領教香味。」富翁聞後，大笑而走。其人告妻道：「沉檀的氣是香，富翁的屁也是香，特不知有錢的人，極其吝嗇，連一個屁都捨不得把人喚來。」

明、馮夢龍的「笑府」，還有以屁換物的笑話如下：

「有齷屁者，往妓匠舖打鐵搭，方講價，通撒數屁。匠曰：『撒屁直怎多？若能通撒百個，我當白送一把鐵搭。』其人便撒百屁，匠乃打成送之。臨出門，又撒數個。乃謂匠曰：『這幾個小屁，乞教幾只鐵搭釘。』」

浮曰：主人的「笑林」中，

有「官擻屁」的笑話說：

「官坐堂，衆人中撒一屁，官問：『甚麼響？拿過來！』」

「官云：『如何作聲的。』」

「官云：『如何作聲的？定要拿來！』」

「官將紙包一屎塊回云：『正犯走了，拿得家屬在此。』」

「笑府」中更有掩飾屁響的笑話說：

「人方陪客，忽撒一屁，愧甚欲掩之，乃連以拍座椅子作聲。客曰：『

還是第一聲像。』」

「笑得好」裏也有，註明是以笑掩飾屁的人的，其文如此：

「有人在客座中偶然放一響屁，自己愧甚，因將坐的竹椅子，搖拽作響聲，掩飾屁響。有一人曰：『這個屁響，不如先一個屁響得真。』」

同書還有另一類的「騰放屁」的笑話說：

「群坐之中有放屁者，

不知爲誰，衆共疑一人，相與指而罵之。其人實未曾放屁，乃不辯而笑。衆曰：『有何可笑？』其人曰：『我好笑那放屁的也跟在裏頭罵我。』」

「笑府」裏所載有關「屁」的笑話最多，除了上面說的，還有在行酒令時放屁的笑話如下：

「或行酒令要噤乾，一客撒屁，糾之曰：『不默。』其人欲辯，方開口，

復糾曰：「又不跌？」

還有行令說屁的說話

：「昔有三人行令，要上山見一古人，下山見一古人，半路見一物件，後句要總結前後二句。一人曰

：「上山遇見狄青；下山

遇見李白；路上拾得一瓶

酒，不知是青酒？是白酒

？」一人曰：「上山遇見

樊噲；下山遇見趙盾，路

上拾得一把劍，不知是快

劍？是鈍劍？」一人曰：

「上山遇見林放；下山遇

見趙盾；路上拾得一個屁

，不知是放的屁？擲的屁

？」

更有醫家問屁的笑話

說：

「一人患病，醫家看脈

云：「吃了藥腹中定響，

當走大便，不然定撒些屁

。」少頃，坐中忽聞屁聲

，醫曰：「如何？」客應

云：「是小弟撒的。」醫

曰：「也好。」

最後，我再說說兩兄弟

的故事之中的屁的笑話，

來結束本篇。清人毛煥文

纂輯的「增補萬寶全書」

的「笑談門」說：

「昔年有兄弟二人。父

死，拆烟。其兄弟飛巧；

其弟癡蠢；兄於十字路口

起造茅廁一間，每每不勝

其利。弟竊忿忿罵罵其夫

。弟亦於路口做茅廁，用

石灰粉墻檯檯乾淨，過者

疑為廟宇，往來無一解手

。次日，其弟在彼處，坐等恭候，諸人益不登門，弟曰：「列位請上解手！」人答曰：「無也。」弟曰：「如無尿，屁也放兩個去！」

目今中國各地所流傳的兄弟的故事之中，也有夏香屁的笑話，牠底大意是

如此：「兩兄弟分家，弟被兄所欺，只得一狗。弟以狗耕田，得到意外的財利。

兄羨而借用之，失敗，因

斃其狗。狗墳生長了植物。植物又結實。弟以此果實，突然後從肛門放出香屁。其時縣官得病，醫以香屁嗅之可愈，因邀弟入衙，對縣官的兒子放出香屁，其病漸痊，獲得高額酬金。其兄聞之亦來效法，先食狗墳上的果實，腹內作響，以為香屁將出，馳往衙前，知縣官嗅屁醫病，縣官誤認其弟又來

，因予接納並舉鼻貼近兄的肛門，正靜候香屁，不意水尿外洩，弄得縣官滿面淺便，不禁大怒，以木棒打兄之肛門塞住，兄呼痛前回。未及家門，大叫其妻前來趕快為其挑出棒子，妻聞聲挑空擔子迎前，以為其夫香屁已獲重酬，前來挑去金子。等到夫妻見面大哭，香屁輟劇，也就告終。

放屁總究是受人厭惡和

推推賴賴的事兒，明人醉
月子軒成的「糟雅笑」
裏，有一個賴放屁的人被
罵是河的笑話，清涵如
下：

「兩人同坐，一撒尿；
對人不言，惟以衣袖掩口
；狗在旁，其人賴云：
「畜畜，狗，打一呵欠。
」對人云：「他却不肯認
哩。」

「謝老爺賞！」
謝謝老爺賞賜，原是普

通的事兒；謝老爺賞個屁
，那就是笑話了。

把放屁寫成神話兼笑話
，又把賴放屁的人往往會
紅羞臉的自然習慣，推到
紅臉的神放了屁也得抵賴
，笑話便更生動了。這個
笑話見於近人樂得樂所編
的「大笑話一千」裏，全
文如下：

「一日，祖師殿前，忽
聞屁臭，眾人都推諉不認
。乃推祖師曰：「汝爲正

祖，受十方香火，如何撒
屁？」祖師驚曰：「我面
前有龜、蛇，何得推我？
」祖曰：「我肚腹小，一定
撒不出，必是烏龜所爲。
」一龜曰：「我乃力大，撒
屁必響，不響而臭，斷非
是我。定是四將所放。」
四將互相推諉，各不承認
。關帝之傍立着的關平曰
：「撒屁的定然臉紅。」
關帝大怒曰：「你是我的

兒子，怎麼也來冤屈我？

「放屁的情節，更有盤尾長短的笑話，也列在『大笑話一千』，牠說：

「有二童，暑假在家，靜坐無事。每至夕陽西下之時，二人執扇坐庭乘涼。一日，二人互相研究算術，精長者曰：『凡物可測其長短，盤尾方圓，惟有屁則不能度其放之長短

。』幼者曰：『吾有尺能量。』

「幼曰：『汝不聞人嘗撒與尺同聲。』可見放屁有一尺之長。』長者不能答

。秋子女士曾記述傳於廣西柳州的「麝關之氣」的笑話，發表在筆者所編的「民間月刊」二卷一期，她所搜記的原文如次：「從前有兩兄弟，阿哥

心腸很不好，嫌阿哥吃他的，便把阿哥趕出去。阿哥被趕出來，沒處安身，便跑到山上去。他肚子餓了，找不到東西吃，只好看見許多的桂樹，就只好吃些桂葉桂皮來充飢。他天天吃桂樹，久了，放出來便跑到街上去賣香屁。他賣香屁呵！人家知道了一，都拿錢來向他買。一天，他叫哥經過橋衙門口，

表面縣官聽見了，便叫他進去。試一試，實在香得很。於是，搬出許多箱子，一個個打開來，裏面都是皮貨綢貨，叫他拿屁去薰，後來大老爺賞了他很多的銀子。他得到這筆錢財，就成家立業了。不久，給他阿哥知道了，跑來問他的屁怎麼會香的。他說：「多謝你趕我到山裏去，成天沒有東西吃，只得吃些死蛇爛蝦蟆。因此

，放出的屁便變香了。」阿哥聽了，即刻跑到山上，每天揀死蛇爛蝦蟆來吃。過了幾天，他就跑到縣衙門口去覓香屁，大老爺以為前次的人又來了，便叫他去薰薰鬍子，他捫屁戰向大老爺的嘴裡，撲一臉的爛臭。大老爺一氣得發昏，叫手下把他綁翻，打了幾十大棍；並且用一根木棒，將他的屁股

眼裏起來，然後才放他出去。」

夢裡風雲

夢的笑話，我往古代找，找得宋代陳元觀撰的「事林廣記」的一風月笑林一中的「滑稽笑談」裏有「錢大王說夢」說：

「錢大王一日得夢，對近侍言：『吾昨夢至一處，有死狗一只，鉢中盛紫微筒，廷下見柏木一莖，其柏爲雷震碎。吾疑此夢，未知凶吉？』」近侍對曰：「大王合壽一百歲。」大王曰：「何以知之？」近侍曰：「死狗者，死狗（四九）三十六；鉢中紫，紫鉢（八八）六十四，其數恰是一百；廷中柏碎，是知一百歲也。」大王乃喜，聞者則笑。」

阿連大王將獲百歲長壽，而使「大王乃喜」，於是成爲滑稽笑談。其實民間對於解夢，也是重稟俗信之一。可就是「解夢」之成爲笑話，那就在俗信之外，又衍增加了幽默的氣氛，請你看明人潘游龍的「笑觀錄」，內有：「一人告友云：『我昨夜夢見大哭，此必不祥。』」其

「錢大王一日得夢，對近侍言：『吾昨夢至一處，有死狗一只，鉢中盛紫微筒，廷下見柏木一莖，其柏爲雷震碎。吾疑此夢，未知凶吉？」

近侍解釋那大王夢境中所見的死狗、鉢、紫和柏碎，

友解云：「無妨無妨！夜裏夢見大哭；日裏便是大笑。」其人嘆曰：「若果然夜裏夢見着我在哭，日裏豈不是無我在笑！」

還有人以夢求解而所以賴債的笑話，這又比較前者更進一層了，這見清代遊戲主人纂輯的「笑林廣記」卷九「貧饑部」說：

「欠債者謂討債者曰：『我命不久矣，昨夜夢見身死。』討者曰：『陰陽相反，夢死反得生也。』欠債者曰：『還有一夢。』問曰：『何夢？』曰：『夢見還了你的債。』」

這個夢裏還債的笑話，就紙說到賴債而已，更有把夢裏的境遇認是真實的，因此鬧出整扭來了，如明人趙南星的一笑贊裏說：

「那人趙世杰半夜睡醒，無其妻曰：『我夢中與他家婦女交接，不知婦女亦有此夢否？』其妻曰：『男子婦

女，有甚差別。』世杰遂將其妻打了一頓。至今留下俗語云：『趙世杰，半夜起來打差別。』」

也有好吃好喝的人底夢，被驚醒了而罵他底太太的笑話，這在清人陳泉謨的「笑林」裏說：

「一人夢赴戲園，方定座，爲妻驚醒，乃罵其妻。妻曰：『不要罵，趁早睡去，戲文還未到本末哩。』」

好喝酒的人夢行美酒，自